



重逢在黄葛树下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郭小勇

今年元旦,我读小学时的数学老师去世了。得知消息的同学从天南海北赶回村里,送他最后一程。就在我从老师家出来,刚走到村边的黄葛树下时,看见一个身影缓步朝我走来,一时间竟有些恍惚。40年的时光像被风吹皱的春水,荡开层层涟漪,却在目光交会的刹那,倏然静止。

他不再是记忆里那个圆滚滚、跑起来浑身肉都跟着晃的小胖了。西装勾勒出略显发福的轮廓,头发稀疏了些,眼角爬着细密的纹路,唯有那双眼睛,依旧有着少年时的憨实与明亮。“嘿,老同学,还认得我不?”他咧嘴一笑,露出两颗小虎牙,和40年前一模一样。

我心头一热,快步迎上去,重重拍了拍他的肩膀。“小胖!你这家伙,好久不见,还是这副笑模样!”

阳光透过黄葛树叶隙,碎金般洒在我们身上。恍惚间,思绪又飘回了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。

1

那时候,小胖是整个村子的孩子王,也是我的专属“守护神”。我不仅个子小,胆子也小,总被大孩子欺负,是小胖一次次站出来,把我护在身后。他胖乎乎的身子往我面前一横,像一堵厚实的墙,嘴里嚷嚷着:“谁敢动我兄弟!”

最难忘的,是那年夏天被大黄狗追咬的惊魂一幕。

那天,我和小胖偷偷摘了张大爷家院墙上的桃子,正蹲在玉米地里分着吃,忽然,一阵凶狠的犬吠声划破了午后的宁静。一只黄毛大狗,吐着长长的舌头,瞪着通红的眼睛,从村头猛冲过来。我吓得腿都软了,手里的桃子滚落在地,整个人僵在原地,连哭叫都忘了。

就在大黄狗的爪子快要扑到我身上的瞬间,小胖猛地扑了过来,一把将我推到身后。他自己则张开双臂,死死地挡在我面前,圆脸蛋涨得通红,声音却带着前所未有的坚定:“你快跑,我挡着!”

大黄狗被他这股气势震慑了一瞬,随即更加凶狠地狂吠着,扑向小胖。小胖转身就跑,故意把大狗引向另一边。我看着他胖乎乎的身影跌跌撞撞地奔

跑,黄狗紧追不舍,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

后来,小胖被狗咬了一口,小腿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牙印。他却咧嘴笑了,举着手剩下的半颗桃子递给我:“没事,我肉厚,咬不疼。”

还有一次,我们去后山掏鸟窝。我踩在小胖的肩上,刚够到鸟窝的边缘,一群蜜蜂“嗡”地一声从窝里飞了出来,径直扑向我。我吓得手忙脚乱,脚下一滑,重重掉在地上。小胖眼疾手快,急忙脱下自己的小褂子,挥舞着驱赶蜜蜂。蜜蜂被激怒了,纷纷落在小胖的背上、胳膊上。他疼得龇牙咧嘴,额头上滚下豆大的汗珠,后背被蜇得红肿一片,起了好几个大包。

我哭着要帮他吹伤口,他却反过来安慰我:“别哭别哭,男子汉大丈夫,这点疼算什么。”

2

那时候的我们,日子过得像黄葛树的影子,悠长而缓慢。我们一起摸鱼捉虾,一起爬树掏鸟,一起分享偷偷藏起来的糖块。小胖总把最大的那块糖给我,把最甜的瓜让我先吃,他说:“你瘦,得多吃点。”

那时候的天空总是很蓝,蝉鸣总是很响,我们以为,这样的日子会一直下去。

可岁月是最无情的推手。小学毕业那年,小胖的父母要去外地打工,他转学离开了家乡,而我也去了父亲工作的地方读初中。我们在黄葛树下告别,他红着眼眶,塞给我一个玻璃弹珠:“这是我最喜欢的,你留着,等我回来找你玩。”这一别,就是四十年。

四十年里,我们各自求学、工作、成家,在不同的城市里奔波忙碌,偶尔在同学群里看到彼此的消息,却总被生活的琐碎绊住脚步,没能再见一面。

3

“后来,我腿上的疤淡了。”小胖笑着指了指自己的小腿,“不过,每次看到这里,我就想起当年那条大黄狗,还有你吓傻了的样子。”

我也笑了,眼眶却微微发热。“那时候,要不是你,我怕是要被狗咬了,被蜜

蜂蜇了……”

“说这些干啥。”小胖摆摆手,脸上的笑容有些感慨,“那时候,你是我最好的兄弟啊。”

是啊,最好的兄弟。

40年后的我们,早已不复当年的模样。他的眼角有了皱纹,我的鬓角也添了白发。我们聊起各自的生活,聊起孩子的事业,聊起工作的烦恼,像两个最寻常的中年人。

可当我们说起那些童年的往事,说起黄葛树,说起大黄狗,说起蜇人的蜜蜂,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,忽然就鲜活起来。我们仿佛还是那个蹲在玉米地里分吃桃子的少年,还是那个被蜜蜂蜇得龇牙咧嘴的小胖,还是那个躲在他身后的瘦小子……

夕阳西下,黄葛树叶落得更急了。我们并肩站在树下,看着落日的余晖染红了半边天。

“时间过得真快啊!”小胖叹口气,声音里带着一丝怅惘,“一晃,40年就过去了。”

我点点头,心里五味杂陈。岁月无情,它带走了我们的童年,带走了我们的青涩,却带不走那些刻在骨子里的记忆、带不走那份最纯真的情谊。

临走时,小胖紧紧握住我的手:“以后,常联系。”

“好,常联系!”我使劲点点头。

4

看着小胖离去的背影,我攥紧了口袋里那颗保存了40年的玻璃弹珠。弹珠上的花纹早已被岁月磨得模糊,却依旧在夕阳下折射出细碎的光。

黄葛树下的风,卷着落叶簌簌而过,像极了40年前那个告别的午后。那时我

们以为,离别不过是暂别,重逢不过是下一个路口的遇见。谁能料到,光阴会用40年的长度,将少年的诺言拉得这样长,又将重逢的契机,压得这样轻——轻到要靠一场送别,才能换得这片刻的相拥。

岁月最是无情,它把少年的圆脸蛋刻出沟壑,把乌黑的头发染成霜白,把“明天见”的约定熬成了“好久不见”的寒暄。岁月也最是慈悲,它让黄葛树依旧枝繁叶茂,让小虎牙的笑意未曾改变,让刻在骨子里的情谊长成了扎根心底的树。岁岁年年,从未凋零。

总土地的传说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吴文

重庆母城,有一段总土地的奇闻轶事,此事与唐宋八大家之韩愈颇有渊源。

话说大唐年间,渝州地界有两条通衢要道:一名杨柳街(今中华路一带),一曰苍坪街(今邹容路一段)。两街交会处,有座香火鼎盛的土地庙,正是当年巴县总土地驻蹕之所。久而久之,百姓便以“总土地”称呼此地。

韩愈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,不仅文采斐然,更兼一身

铮铮铁骨,为官清正廉明、刚直不阿。然而正因这股秉性,既得罪了权贵,更触怒了皇帝。唐宪宗元和十四年(819年),宪宗突发奇想,要举全国之力,远赴西天迎取佛骨舍利。韩愈时任刑部侍郎,眼见国库虚耗、民财尽散,不由得拍案而起,当即挥毫写下《谏迎佛骨表》。表中不仅直言君王之过,更列出四十九条谏言。宪宗览表大怒,当即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。

韩愈遭贬时正值隆冬,一路跋山涉水、顶风冒雪,行至蓝田县蓝关地界时,忽遇大雪封山。韩愈一行勉强寻得一处破屋栖身。此时人困马乏,饥寒交迫,茅屋四壁透风。韩愈不禁悲从中来,仰天长叹:“呜呼!君昏臣佞,民不聊生,长此以往,国将不国矣!”

这番悲号声震九霄,惊动了玉皇大帝。玉帝下旨,命千里眼、顺风耳前去查探。仅半盏茶工夫,二将便将凡间声息查探得一清二楚,当即回禀玉帝。玉帝听罢,沉吟道:“朕闻韩愈与

八仙中的韩湘子有祖孙之谊,此事可真?”

话音未落,韩湘子急步出列,躬身奏道:“启禀陛下,韩愈确是小仙在凡间的叔祖。叔祖为人刚正不阿,为官清正廉洁,今遭此劫难,小仙愿请旨下凡,一则慰藉叔祖,二则开示迷津,以全人伦之道。”玉帝龙颜大悦,准他即刻下凡。

韩愈之弟韩会生有一子名老成,老成之子便是韩湘子。此番二人雪地相逢,真个是他乡遇至亲。韩湘子拭泪言道:“叔祖清正廉明,为民请命,却遭昏君贬谪,踏雪南行。孙儿见此,心如刀绞,愿随侍左右,同赴潮州。”

韩愈闻言,老泪纵横。此刻,他尚不知侄孙已位列仙班,不忍连累晚辈,遂抚须叹道:“贤孙孝心,天地可鉴。然老夫此行,前路茫茫,汝正值青春年少,才华横溢,何必随我这戴罪之身,徒受风霜之苦?今日得见,心满意足矣。”

见叔祖如此遭遇,韩湘子便起了度化之心。韩湘子暂别叔祖,驾起祥云直上九霄禀报玉帝。途经渝州地界,韩湘子忽觉异样——往日山清水秀的渝州城,此刻市井萧条如清秋,民生凋敝似冬残。韩湘子按下云头,喝道:“渝界土地,速来相见!”

但听“阿嚏”一声,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土地颤巍巍地现出身形,连连作揖道。韩湘子略一皱眉,直截了当问道:“本仙记得渝州向来物阜民丰,为何今日所见,竟是这般凄凉光景?”老土地闻言,哆哆嗦嗦回

道:“上仙明鉴啊!怪就怪那总土地贪得无厌,不仅对各乡土地横征暴敛,更纵容下属盘剥百姓!”韩湘子听闻此言,厉声喝道:“岂有此理!堂堂神祇,竟敢如此荼毒生灵!”随即按下怒火,对土地言道:“尔且退下,此事不可声张,待本仙禀明玉帝。”

韩湘子驾云返天庭途中,已思得一条万全之策。及至凌霄宝殿,便将韩愈遭贬之事与渝州土地贪腐之状,原原本本奏明玉帝。玉帝闻奏,勃然大怒:“好个胆大包天的总土地!杨戬听旨,速速前往渝州,擒拿那厮,以正天规!”言罢,转问韩湘子:“爱卿以为,该派何人接掌渝州总土地一职?”

韩湘子早有计较,躬身奏道:“臣叔祖韩愈,因谏迎佛骨而遭贬谪,其心系苍生,刚正不阿,正是总土地最佳人选。虽为凡躯,然可暂授神职,观其政绩,再定去留。如此,既可解渝州之困,又可显天恩浩荡。”

玉帝闻言,沉吟半刻,回首转向太上老君问道:“老君仙翁,以为此事如何?”太上老君本是渝州人士,其洞府在巴县南山之上,名曰老君洞。见玉帝相问,微微躬身道:“陛下圣明!韩退之乃当世大贤,最是合适。”

殿上众仙,均是聪明之人,况且韩愈清名远播,众仙纷纷稽首赞同。玉帝见状,当即敕令太上老君下凡,封韩愈为渝州巴县城总土地。

韩愈上任后,夙夜匪懈,犹胜人间勤政,巡行各地,严行法度。先后查处七星岗、洪崖门、浮图关等地作奸犯科的土数名,押回衙门令其面壁思过,以儆效尤。自此渝州地界,污仙胎闻风丧胆,黎民百姓鼓掌称赞。半年光景,巴县重现往昔繁荣景象。

(根据民间传说编著)

